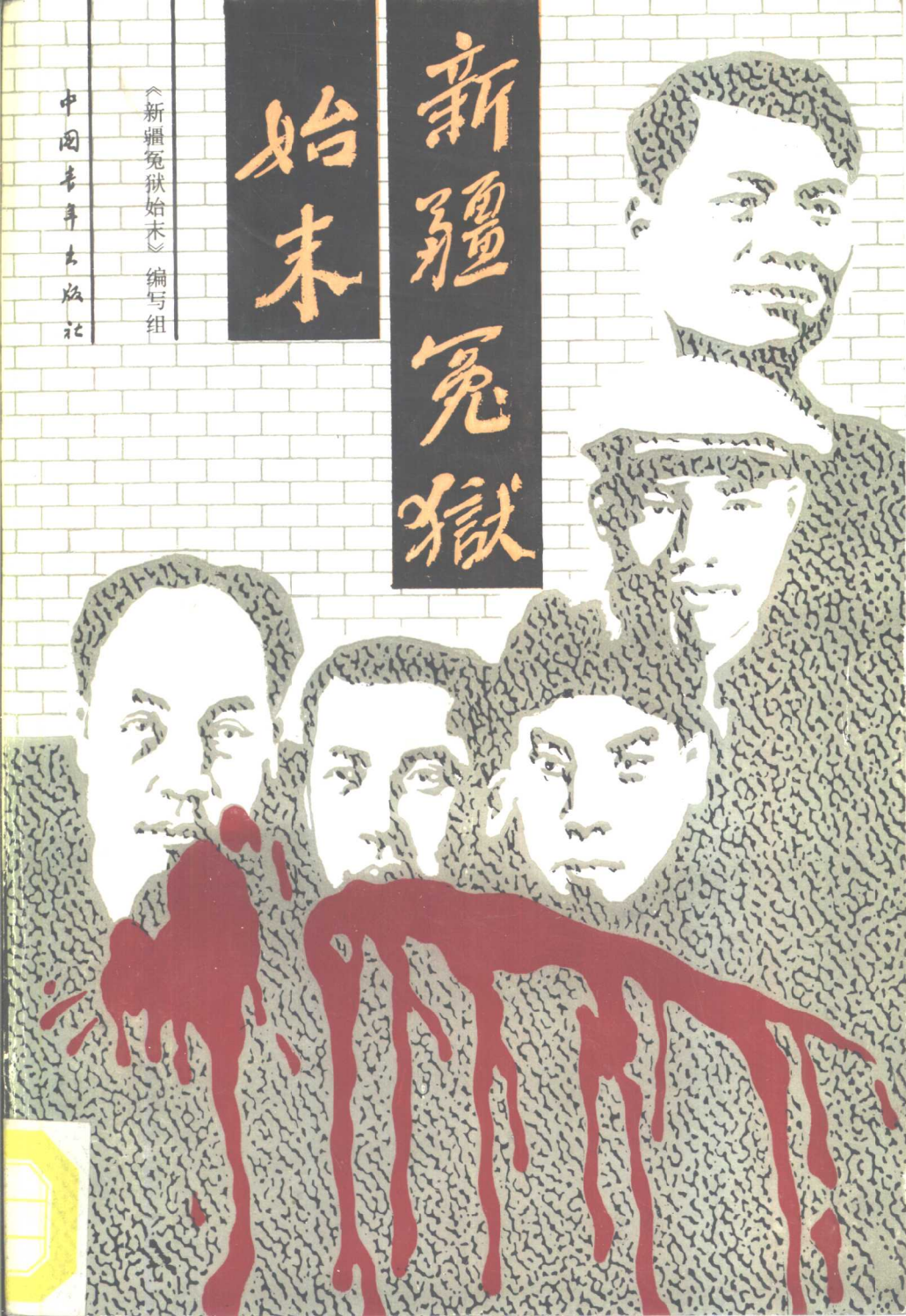


新疆冤獄

始末

《新疆冤獄始末》编写組

中國青年出版社



《新疆冤狱始末》编写组

中国青年出版社

新疆冤狱始末

陈中禹

责任编辑：戢遐龄

封面设计：吴勇

新疆冤狱始末

《新疆冤狱始末》编写组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2.5印张 6 插页 220千字

1990年4月北京第1版 1991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2,001—4,500册 定价7.10元



陈潭秋烈士



毛泽民烈士



林基路烈士



乔国桢烈士



吴茂林烈士



软禁地之一——刘公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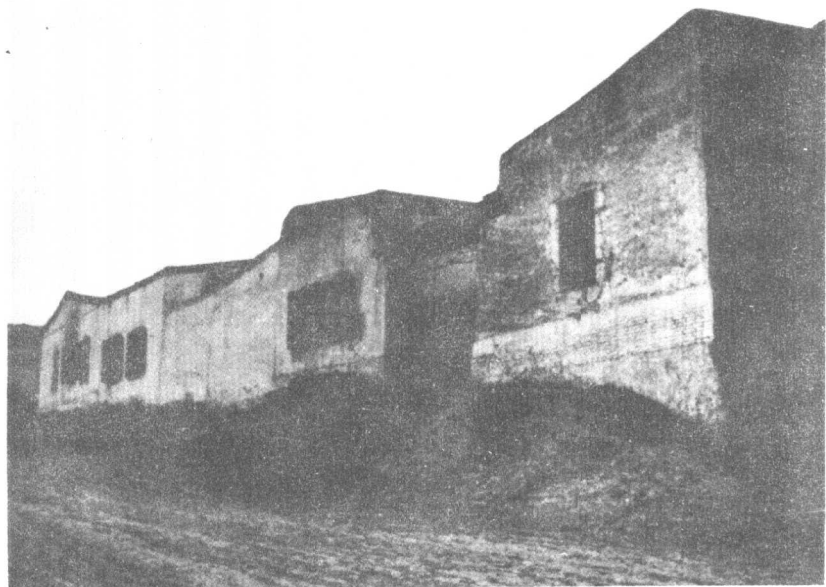
软禁地之二——三角地



软禁地之三——八户梁



原迪化第一监狱旧址



原迪化第四监狱旧址

陳潭秋.毛澤民.

林基路烈士永垂不朽!

聯小字題

紀念陳澤秋，到澤秋，楊基路

烈士，建設團結進步的祖國
也驕。

陳雲 1957.7.7

烈士精神万岁
烈士英名永存！

李先念

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

先烈英名千古
屯垦戍边实边
毋忘团结奋斗
致力振兴中华

為

紀念陳嘉庚先生
暨林基路等烈士
編寫

王震

敬題

一九三九年
二月一日

堅持新疆獄中斗争的
同志們表現了偉大的
共產黨員的斗争氣
節是令人崇敬的。

王思海

一九六六年
六月十日

序 言

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领导,高登榜同志牵头,组织写作班子,经过半年多时间写成的《新疆冤狱始末》这一本书,引用大量档案和史料,真实地记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多名党员在新疆监狱中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直至胜利返回延安的史实。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和新疆地方实力派盛世才曾经建立过统一战线关系。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党员,受党的派遣,来到新疆工作、学习和休养。

中共和盛世才的统战关系,是从一九三七年陈云、滕代远等同志从莫斯科到新疆援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开始的,是经苏联的斡旋和帮助建立起来的。

一九三七年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以后,余部在李卓然、李先念等同志率领下,奉中央指示向新疆进发。经陈云等同志援接,四百余名西路军指战员于当年五月七日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驻扎在迪化东门外的一个营房里,对外称“新兵营”。在陈云同志的领导下,学习政治、文化和军事技术。我自己就是随这支部队进入新疆的。

当时,掌握新疆军政大权的是盛世才,他是在一九三三年利用“四·一二”政变上台的。陈中等人发动政变,赶跑新疆原省主席金树仁后,盛世才当上了新疆边防督办,收容一批从苏联放回来的原东北军苏炳文和马占山部官兵,控制了军政大权。但他刚上台时,地位很不稳固,处境相当困难,陈中等人对他也不满意。随后,

张培元从西边、马仲英从东边夹攻盛世才，马仲英从达坂城打到妖魔山，占领了飞机场和一炮成功阵地，把迪化围困住。盛世才急忙向苏联求救。在苏联大力支持下，号称阿尔泰军的部队把马仲英军打败，解了迪化之围，救了盛世才的命。所以，盛世才很感激苏联。一九三五年苏联又派了王寿成（俞秀松）、张义吾等一批联共华人到新疆，并给盛世才提供巨额贷款和军事装备，派遣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顾问、专家，帮助建设新疆。苏联的用意主要是想使盛世才掌握的新疆政权与苏联友好，保持苏中这段边境的安定。盛世才标榜亲苏，对苏方的意见和建议基本上予以接受和采纳，则是企图借助苏联的力量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保住在新疆的统治地位。

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缓和新疆内部各种矛盾，曾在苏联和进步人士帮助下，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作为新疆的施政纲领，并允许学习马恩列斯的书藉。这“六大政策”，对当时新疆的社会进步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也是我们党和盛世才建立统战关系的政治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逐步进入我国东北、华北、华南和华中广大地区，新疆的地理位置就显示出了很大的重要性：它与苏联毗邻，远离抗日前线，是安全的大后方和理想的国际交通线。同时，盛世才在新疆实行反帝、亲苏等六大政策，是可以争取其为抗战服务的有利条件。这是当时我党和盛世才建立统战关系的重要依据。至于盛世才方面，他是利用这种形势，借助中共的力量，炫耀进步，争取苏联的更大信任，从而取得继续向国民党闹独立性的政治资本，实现其称霸新疆的政治野心。当然，苏联也希望我党同盛世才建立并发展统战关系。一九三七年十月，我党在迪化设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但没有公开挂牌子，对外称“第三招待处”。

一九三八年一月，我党应盛世才的要求，从“新兵营”抽调一批干部参加新疆政权工作。我也就在这时当上了新疆反帝总会的秘书长。当时新疆没有什么党派，没有政治集团，只有一个反帝会（全称为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是官办的群众性政治组织，经过改组，实际上成为一个反帝统一战线组织。同年，我党从延安先后派遣了两批干部到新疆工作、学习，如林基路等；还从路过新疆的干部中留下一些干部在那里工作，如毛泽民等。我们的同志主要是在政府机关、民众团体、报社、教育和财税部门工作，还有几个人在军队工作。

当时，在新疆工作、学习的我党同志，由中共派驻新疆的代表领导。党代表先后分别由陈云（化名施平）、滕代远（化名李广）、邓发（化名方林）和陈潭秋（化名徐杰）担任。在我们准备参加新疆政权工作的时候，邓发同志曾向我们交代，我们在新疆要执行六大政策，帮助巩固这个政权，搞好和盛世才的关系，巩固和发展新疆的统一战线。我们的同志组织纪律性很强，大家虽然不公开自己的政治身份，但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为新疆各族人民谋利益、作好事；为巩固抗日后方、支援全国抗战作出了贡献。如毛泽民对币制、税收的改革，对新疆的财政工作是有很大贡献的；又如林基路等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激发青年爱国热情，把进步分子团结起来等等，成绩卓著。总之，在新疆的同志，应当说是执行了中央指示，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成绩是主要的。

去年十二月，陈云同志就我党与盛世才的统战关系的几个历史问题谈了几点意见，他指出：

一、与盛世才最先建立联系的是苏联，我们党和盛世才的联系是通过苏联建立的，对盛世才采取的统战做法也是从苏联的做法延续下来的。

二、盛世才是个军阀，而且有很大的野心。他与苏联及我党建立联系，在他是想借助苏联来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向国民党闹独立性；在苏联是想稳住他，求得那段边界线的平安；在我们是想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并保持一条和苏联之间物资与人员往来的通道。

三、在新疆作盛世才统战工作的同志，应当说是执行了中央制定的正确方针，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成绩是主要的。

盛世才的本质是个军阀，为人阴险狠毒，惟利是图。他和国民党的关系藕断丝连。在新疆主要依靠亲属封建关系作为统治核心，笼络各方面上层头面人物。对于占新疆人口百分之八十的维吾尔、回族人民则心怀疑惧。对于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凡对他的政治野心驯服的，他都加以利用；凡政治上有影响、有能力的人，他认为于他不利的，就视为心腹之患，肆意排除。他本来是依靠陈中等策动的政变上台的，陈担任他的参谋长，为人很能干，为盛所嫉恨，被盛枪杀。以后盛又不断制造阴谋暴动案，排除异己。先后把军政界中金树仁时代有影响的人如张馨、陈德立和苏联派到新疆的联共华人王寿成等打下去。但他在作法上有个限度，即不根本破坏和苏联的关系，因为他在经济、军事上还有求于苏联，要利用与苏联关系来提高他和蒋介石作交易的地位。我离开新疆后，他又搞了个什么陈培生阴谋暴动案件，虽然未根本破裂和苏联的关系，但彼此间的关系已疏远了。

至于对我党的关系，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冷淡了。尽管中共党员在新疆没有公开自己的面目，中共在新疆的政治影响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盛世才的疑惧也就与日俱增。一九三九年他就将我党的一些干部调出迪化，派往外地或遣送回延安，妄想以此限制我们的行动和影响。同年五月间，我被调离反帝总秘书长职务，派往阿克苏行署任行政长（相当于现在专区的专员）。

后来，国际国内形势开始出现逆转。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国民党蒋介石加紧同我党闹磨擦，掀起反共高潮。盛世才在新疆也越来越背离六大政策，接连制造各种所谓阴谋暴动案件。一九四〇年九月我离新返回延安时，盛世才和我们的关系已经很冷淡，经常和我们闹别扭。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忙于作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也处于空前困难时期。盛世才便暴露本来面目，翻脸不认人，他背信弃义，下了毒手，先是把中共的人软禁起来，接着把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以及毛泽民、林基路三同志杀害，其余的中共人员也被投进监狱，备受残酷迫害。盛世才干下了这种种惨无人道的罪行，作为他向蒋介石的见面礼。这本书所记述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监狱中的斗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文化大革命”中，过去从新疆监狱无条件释放后集体返回延安的同志，又遭受林彪、康生、江青一伙的诬陷、迫害，再次蒙受不白之冤。使他们中的一些同志，有的含冤而死，有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书中记述的大量事实证明，他们是无罪的。他们都是革命立场坚定的好同志。所有冤屈必须平反昭雪。

历史必须按照本来面目来写。这本书对青年人将是很好的教育，使他们懂得，革命的胜利得来不易，是无数的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要继承革命前辈的未竟事业，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青春。

黄火青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五日